

肆、布農族的歲時祭儀：Malahtangia 射耳祭¹

(作者：海樹兒・友拉拉菲)

一、緣起

布農族的祭儀，族語叫做 *lus'an*。在布農族傳統社會生活裡，從個人從出生、成長、結婚、年老、生病、死亡...等遇到的人生大小事，以及環繞主食物小米的播種、成長、收割、進倉等周期而行的各種歲時祭儀，以及其他族人認為應該要「行祭儀」的大事或特殊重要事情時，都有布農族的 *lus'an*。

lus'an 是布農人跟祖靈、跟天象及自然萬物的 *Hanitu*（靈魂）的重要對話的方式，即使當今布農族社會絕大多數信仰基督宗教，*lus'an* 仍不止地在布農族的平常生活中實踐者。而 *lus'an* 的概念也擴展連結到基督宗教及當今社會生活的各項活動節慶，例如聖誕節、復活節、中秋節、端午節、.....等當代性的節慶活動名稱，也都是 *lus'an*。

布農族傳統的歲時祭儀中，因著日本統治台灣時期進行的集團移住政策，將布農族人遷離原來的居住地，強迫搬遷到日本方便管理與控制的地域，這些地域大致上就是當今布農族的部落分布區。在居住環境被迫改變的同時，主食物也從小米逐漸地轉變到吃稻米，連帶著以小米為對象而行的各種歲時祭儀，也產生鬆動與矛盾，加上過去政府政策的壓迫、生活環境及宗教信仰的改變，絕大多數的歲時祭儀不再舉行。唯一仍舉行且具一定規模的傳統歲時祭儀，就是 *Malahtangia* 射耳祭儀了。

Malahtangia 是當代布農族的 *lus'an* 中規模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歲時祭儀。在過去是以同一個部落裡的氏族家族為單位來舉行，因應社會經濟文化的變遷，晚近出現了以村、以鄉區、以全國為單位來舉辦的「聯合射耳祭儀」活動。該祭儀活動的意義大致上為祈求農作豐收、災害遠離、出獵順利、文化傳承、族群認同、家族及氏族之間的交流歡聚等。對於當代年輕一代的布農族人，尤其在外工作及求學的族人來說，是認識自己的家族及親族關係；是認識自己民族的歷史、社會、與信仰文化；更是體驗部落祭儀文化最佳的場合與時機。

二、歲時祭儀詮釋

對於包括 *malahtangia* 的各項布農族歲時祭儀的起源，相傳是 *buan*（月亮）教導的。這個故事發生在布農族遠古時期的一段神話傳說——*manah vali*（射日傳說）。該傳說的內容大致如下：²

¹ 本章撰述者為海樹兒·友刺拉菲。

² 筆者在拙著〈布農族的歲時祭儀〉《台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台北：行政

minpakaliva（太古時代）時期，天上有二個太陽，輪番照射大地，因而全無晝夜之分，人們苦於炎熱。有一天，一對夫妻到耕地裡工作，他們把出生不久的嬰孩安置於耕地旁的 Taluhan（工寮）。夫妻工作到一個段落想看看嬰孩時，竟不見其蹤影！在附近找了許久仍找不到，卻看見地上爬著一隻小蜥蜴。小蜥蜴憔悴的眼神凝視著其父母，父母與那隻蜥蜴交會眼神便知曉那是他們的小孩，了解到因太陽之過度炎熱而將自己的小孩曬成了蜥蜴。

父親生氣至極，便決定攜帶大兒子遠征射日，以行報復。他們配戴刀並攜帶弓箭，在前往射日的路途上，沿路撒播橘子種。他們的口糧只有各自夾在耳垂下的二穗粟。他們走過荒野，越過重山，朝最靠近太陽之地（也可以說是日出之地）走了數十年，終於抵達。初時，他們躲在一顆大石頭後方，拉起弓箭準備瞄射時，發現根本無法瞄準。他們又躲到 Baihal（芋頭葉）下去試瞄，但還沒有瞄好，Baihal 就被太陽曬枯乾了，躲到香蕉葉也是一樣。最後，他們看到 Asik（山棕），便利用 Asik 葉之耐熱和葉片之間的空隙去瞄準太陽，那其中之一的太陽在未設防下果然被一箭射中而掉落。

被射下的太陽大怒並捉住了這對父子，手腳靈活的父子隨即自太陽的指縫間溜出，怒氣沖沖的太陽將其雙手沾上其黏稠的唾液再抓住父子倆，被抓著的父子倆果然難以再掙脫。太陽隨既怒問他們何以加害於我？那父親回答：因為你把我一個兒子曬成了蜥蜴。太陽就責備他們說：你們真不知感恩，你們每天的生活所需都是我們太陽所賜的，萬物的生長也都須靠我們，你們不思報恩，難怪要受此懲罰。那父親聞後，便感到愧疚，隨即安慰並用身上胸前穿戴著的 Kuling（男子胸兜布）擦拭其傷口。³而那被射中的太陽後來變成月亮；我們現在看到的月亮陰影，即是當時父親用那塊 Kuling 擦拭後的傷口。

在相互理解後，月亮與父子隨即行 Patuhavit（彼此約定）：月亮教導父子回去部落後如何行祭儀，生活才能過得好，小米等作物也不會歉收。父親則允諾月亮，回部落後會依照其指示和教導，依據月亮的盈缺帶領族人行祭儀，並教育子女觀看月亮時，不得以手指頭指著月亮，⁴以示尊敬。

另據傳，父子成功射日後，有一段期間天地黑暗而不見日。父子為找尋回家的路，便沿路撿石頭朝前方丟擲，以便確認前方道路是否安全？若石頭丟擲後未聞聲響，則前方可能是懸崖而必須停止往前；若聽到的

院原民會文化園區管理局，2012 年），頁 27~28 裡，曾寫過此一傳說故事，本文再改寫並增補其內容。

³ 布農族語 Kuling，一種胸兜布，係傳統布農族男子的服飾之一，穿戴著胸前，內可盛物用，也具有保護與保暖的功能。

⁴ 從小就聽聞長輩說，不能以手指頭指著月亮，不然那隻手指頭會變彎曲而不能伸直。

是 dung——的石頭落水聲音，則前方可能是溪水而須留意。如此「投石問路」的走著走著。在一次的丟擲中，石頭剛好丟到了在溪邊喝水的山羌的額頭，山羌頓感劇痛而 ka——大而長叫一聲，驚嚇到了太陽，頓時天上放光，而開始白天有太陽，晚上有月亮的歲月。後來父子倆人沿著之前種植而已長大結果的橘子樹回家。回到家後父親已是頭髮斑白的老人，而那長子也成為了部落的 mamangan（能力強者）⁵，在那對父子的教導下，部落族人開始行祭儀。

在 buan 的教導指示下，布農族歲時祭儀即按照夜晚 buan 出來時的盈缺來判斷進行，所以通常布農族是以 buan 現出的期間視為「一個月份」的期間⁶。也就是月形從朔月→峨嵋月→上弦月→望月→下弦月→峨嵋月的期間。也因此，布農族的月份名稱可以是依其「該次月亮現出的期間」內，有什麼重要活動？有什麼重要祭儀？而定其月份名稱。例如 Buan Munhumaan（耕作之月、開墾之月）、Buan Minpinang（播種之月、Buan minhulau（粟禾發芽祭、開始除草之月）、Buan manatu'（除草之月）、Buan Manahtainga（射耳祭）、Buan lahudan（雨月，小米田二度除草）、Buan minsauda（小米成熟月，可以收割）、Buan Masuhaulus（嬰兒祭）、Buan andaza（小米進倉之月）、Buan pahunan（開荒之月）……等。

Manahtangia 又名 Manahtainga，是一個 manah 加 tainga 的複合詞。manah 有「射」的意思，tainga 或 tangia 都是「耳朵」之意。所以從詞彙結構而說，漢譯時以翻成「射耳祭」較「打耳祭」是較為妥當的。另外射耳祭在布農族語的稱呼上，又名為 Malahtangia 或 Malahtainga。

布農族舉行射耳祭時，射擊的標的物是耳朵，傳統上是水鹿的耳朵。會使用鹿耳，因為鹿是所有獵物中最高大的獵物，牠可以食用的身上肉最多，象徵著希望小米也能長得像鹿一般的高大又粟多，加上鹿耳朵在鹿隻活動時，會時而突然往前晃動，看起來猶如 taudaniv（招喚）的「手勢」動作，來象徵向小米的 hanitu（靈）及獵物的 hanitu 招喚，如此希望能帶來小米的豐收及獵物順利獵獲⁷。

Manahtainga 舉行的時間，約在陽曆的四、五月份之間，會選在這個日子，是與小米的成長週期有關。因為於陽曆一、二月份之間播種的小米，在成長到一定的階段，小米田間經過拔除雜草以後，族人正值農閒時期。而就山林的獵物來說，這段時間正已脫離獵物哺乳階段，加上相關狩獵的 samu（禁忌）牽制，例如小隻獵物不獵，懷孕獵物不獵，以及出獵前有人放屁或打噴嚏，或出獵前夢到不吉利的夢，或出獵路途中遇見 hashas（繡眼畫眉）鳥從右側往左側的方向飛，或

⁵ Mangan 是靈力，mamangan 表示靈力很強者。在布農族社會，會稱為 mamangan 者，通常是 liskadan lus'an（祭司）、Lavian（出草領袖）、或法術強的'isaminan（靈媒/巫師）。

⁶ 即從朔月→峨嵋月→上弦月→望月→下弦月→峨嵋月的期間。

⁷ Bukun Ismahasan Islituan 口述後彙整。2020.8.17 電訪。

hashas 鳥在路上的左側處啼叫不止等，都須停止狩獵。另狩獵也有季節性，這些相關狩獵的 samu（禁忌）都在一定程度上牽制狩獵的收穫量。所以這時候進行狩獵活動，可以保有生態間的平衡功能⁸。換個角度來說，山林裡大型成年獵物太多，反而對其他物種的繁衍成長會造成壓力，因此「適度」的狩獵其實是有其必要的。過去以來，對於台灣野生動物滅絕最大的威脅其實不是來自於原住民族傳統的狩獵文化，而是因人為之大量開發山林造成動物棲息地的迫害。此外，過去大型野生動物的販售化，如荷蘭時代即已記錄著的台灣鹿皮大量外銷，以及鹿角、熊膽、熊掌……、以及山產店等的需求，都是對這些動物產生很大的威脅。

三、歲時祭儀程序與禁忌

Malahtangia，布農族各部族如 Isbukun 郡群、Takbanuaz 巒群、Takibakha 卡群、Takitudu 卓群、Takivatan 丹群、Tapukul 蘭群等傳統上都有舉行這個祭儀，⁹然並非都一樣，甚至各部落或部族內的各氏族也有某些微的差異。從相關文獻的記載顯示，卓群射耳祭的過程似乎較簡單。¹⁰但他們發展了一個其他部族群沒有的 Pasuntamul 祭儀。

有關 Malahtangia 的程序，以下分（一）狩獵與準備，以及（二）射耳祭儀當天的活動來介紹。

（一） 狩獵與準備¹¹

傳統的 Buan malahtangia（射耳祭儀）是一個祭期，不是一天的祭日。在祭期的開始，部落的男性族人通常會以 tastu lumah（同一家族）或 tastu siduh（同一氏族）為單位進入所屬的獵場進行狩獵。此一狩獵方式異於平常個別性的 mal'ahu（置放陷阱）及 mat'hazam（1 或 2、3 個人的狩獵），而是採取集體性的狩獵或 mapu'asu（犬獵）。狩獵物主要是 hanvang（水鹿）、sakut（山羌）、vanis（山豬）、sidi（山羊）等。豐富的獵獲量象徵著射耳祭活動將圓滿順利，也是今年男子射耳祭吉祥的開始（胡祝賀 2007：20）。而留在家的婦女則在部落裡釀酒、處理芋麻以製作布衣，或織布等工作。在約好舉行射耳祭儀的日子之前一天，外出狩獵的男子必須回到部落。

⁸本段落係經筆者在拙著〈布農族的歲時祭儀〉《台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頁 33 第二段之基礎下再改寫。

⁹蘭群大致上分二支：一為很早就離開布農族聚居地區而遷到今阿里山鄉的茶山、新美等鄒族所稱的 Takupuyanu 人（荷蘭時期記錄為 Takupulan 人）；另一支則是 Isbabanal 人。在布農族社會這群人被稱為 Tapukul 群。Takupuyanu 人有否 Malahtangia 難以考證，但至少在 Isbabanal 尚存在。

¹⁰臺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 武崙族前篇》第六冊（臺北：中研院民族所，2008（1919）），頁 59。

¹¹本段落係經筆者在拙著〈布農族的歲時祭儀〉《台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頁 33 第三段至六段之基礎下再修補內容。

Manahtainga 的進行，傳統上是以部落內之同一個氏族的家族為單位來舉行。沒有意外的話，通常會由該氏族中 mamangan（最有靈力）的氏族長來擔任 tanghapu lus'an（祭司）¹²，而通常部落裡也會有該氏族家族較固定的祭場來進行。下敘述的射耳祭儀活動，是以該祭期中當天一早即進行著「射耳」的日子及其相關的活動流程。

（二） 射耳祭儀當天的主要活動

對於 Manahtainga 進行的流程，各部落或各氏族並非都一致。這涉及到不同 siduh（部族/氏族）群、不同地域、受他族不同的影響程度，以及因應社會環境變化等的認知差異有關。

Manahtainga 當天的活動，一般而言，通常在凌晨時開始，因此祭儀當天一早，davus（小米酒）和 cici（山肉）等準備要用來行祭儀的東西都已準備好。

當天所進行的活動，大致上會有 mapatvis¹³、mapatus（起薪火）、mapasutnul/pasihtu（男子分食以薪火烤過的山肉）¹⁴、pislahi（祭槍儀式）、malastapang（報戰功）、以及父輩帶小孩輪流射耳、男子輪流射鹿耳等。在過去，男子不分老少的輪流射鹿耳通常是先進行的活動，完成後才進去屋內進行 mapatus、mapasutnul、pislahi 等儀式，但在當代不同地方射耳祭過程裡，有的是在祭儀完後才進行射耳，有的則仍是在祭儀之前就已進行。射耳活動在相關的祭儀儀式之前進行是有道理的，因為大家都還沒有喝酒而尚清醒，就射擊行為來說，相對上是較安全的。在這整個過程中，除了成人的射耳外，其他都是很嚴肅的，尤其是 mapatus、mapasutnul、pislahi、mapatvis 等儀式，婦女及外人都不能參與其中。

在過去，部落裡的（各）氏族家族通常有其較固定的射耳祭祭場，此祭場也通常是在特定的氏族家屋並鄰近有 civazan（人頭骨架）處¹⁵。而 civazan 通常會在一個特設的小屋，或一棵大樹下以石塊（石板）整齊堆放的石架建築，因日治時期的集團移住及中華民國時期的遷住政策，及 makavas（出草）文化的終止，布農族人的現住村落多已沒有 civazan，取而代之的是獸骨架，獸骨架放置的多是獵獲物的 vahvah（下巴骨）或頭骨，vahvah 有的會以繩子吊掛方式排列。

Mapatvis，是在射耳祭過程裡很重要的一環。這個儀式有的地方是排在第一個順序來進行，有的則在中間。他是係針對部落同一氏族家族族人過去所出草的

¹² tanghapu lus'an（祭司）異於 Isaminan（靈媒/巫師）之男女皆可擔任，他必須是男性。

¹³ 針對過去所出草的人頭骨進行 lus'an，後來多僅針對獵物頭骨及下顎骨進行。

¹⁴ 當代也常使用豬肉。

¹⁵ 人頭骨架在布農族不同部族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唸法，或謂 Qaivazan, Qavizan, Civazan, Tatapa, patbunguan 等。Bukun ismahasan Islituan 電訪討論，2020.12.7；Aziman Madiklan 電訪討論，2020.12.7。

人頭骨及獵物頭骨或顎骨進行的儀式，此儀式是將當時作靶子的獵物耳和酒宴之用的酒和肉，拿到該部落氏族家族的 Civazan（人頭骨架）處，參與祭儀的男性們在 tanghapu lus'an（司祭）唸完禱詞後，從釀酒留下來的酒渣朝人頭骨架及獸骨架丟擲，以表示請吃喝，因此有一種「慰靈」的作用。後來因為不再出草，所以目前都只有行獸骨祭。這個儀式的目的是希望下次出草或狩獵時能有好成績。

Mapatus（起薪火）是由該次的 paliskadan（家族長或司祭）在其住屋處或祭場升火，以肯認彼此是同源氏族家族，日後當更加相互關照與扶持¹⁶。據說過去這時候，部落家屋裡所有燃著的火皆須先熄滅，從 tanghapu lus'an（司祭）起火後始重新點燃。這時起的火多用 halus（羅氏鹽膚木）、bunuazbusul（桃樹）、hainunan（赤楊樹）等木頭來燒。

Mapasutnul 或謂 mapasihtu，指的是祭場中的男子分食以薪火剛烤過的山肉。這個過程是由 tanghapu lus'an（祭司）或 paliskadan（主事者）取準備好並 linusa'an（行祭過/烤過）的一大塊肉切好分給祭場內的男子吃。而為求慎重與公平，tanghapu lus'an 通常會先以 cipul（玉米）一一地分給場內的每一位男子，一人一粒，不得有多或少。分完後再一一收回來，收回後的玉米粒數即是待會兒分肉時的數量。會這麼做，是務求公平。tanghapu lus'an 所切的肉塊大小也是務求公平，而此時所切割的肉塊數量避免多出，更不能少，否則會招來極大厄運。再者，男子從 tanghapu lus'an 或 paliskadan 接下的肉塊是不能掉漏的，否則會遭致極大厄運。故通常會小心地以兩手去接，也因此 tanghapu lus'an 在切割肉塊及逐一分配肉塊予場內參與男子時是相當嚴肅又謹慎的。

前面所述的 pislahi（祭槍）儀式，是將每個人的狩獵工具置放於男人圓蹲著的場地中央，由 tanghapu lus'an 領唱 pislahi（祭槍歌），歌詞中的內容大致上是 tungan（點名）各種較大的獵物名稱，如 hanvang（鹿）、sakut（山羌）、vanis/babu（山豬）、sidi（山羊）等，使牠們的 hanitu（靈魂）都能進到槍口裡。¹⁷也就是說，希望日後在狩獵時，hanvang、sakut、vanis/babu、sidi 等獵物都能順利被射中，所以具有布農族術語裡，稱之為 Taudaniv（召喚）的意義。¹⁸

malastapang（報戰功），在過去除了在 Isbukun 群較會出現外，其他部族群是不太進行的。後來陰部族群的混居與交流越多，Malastapang 也常出現在其他部族群裡了。malastapang 是敘述自己過去的戰功。在過去的布農族傳統社會裡，只有 maikavas（出草過）的男子才能唸頌，所報的「戰功」即是其出草的戰績，但後來多以報大型獵獲物的戰績了。通常 Malastapang 的過程也會唸出其母方氏族

¹⁶ 〈卓溪鄉古風村 85 年度假日文化廣場布農族打耳祭活動手冊〉，花蓮卓楓國小，1996 年。

¹⁷ 在 pislahi 的過程裡，或有族人會「點名」tumaz（熊），但因著獵熊有諸多禁忌，甚至會帶來厄運，根本上不算是真正的狩獵對象，故筆者認為不宜 taudaniv 之。

¹⁸ 本段落係經筆者在拙著〈布農族的歲時祭儀〉《台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頁 34 第二段之基礎下再修補內容。

(*tainkasia*) 的氏族名稱。

上述整個祭儀完成後，多各自回去行祛除汙穢並潔淨身體的儀式，通常以 *lanlisun* (台灣蔓澤蘭) 及乾淨的水，沾在頭及身體上拂拭以表示拔除厄運。

Manahtainga，布農族語的意思是「射耳」，而這也是該祭儀名之為 *Manahtainga* (射耳祭) 的原因。*Manahtainga* 一開始多半由男性兒童之親屬長輩帶領並幫助該些小孩攜用弓箭練習射耳，或由 *tanghapu lus'an* 先試射¹⁹，再男生小孩們。待結束後方由年輕人及一般成年男性輪流習射。

前述儀式過程中，婦女多在場外忙其他的事情或照顧年幼小孩，等上述儀式或活動結束之後，就是大家飲酒共享的時候了，有些男子則繼續練習射耳；有的則進行 *mapulaung*，此意有「聚會」以行報戰功之意。相較於 *malastapang*，*mapulaung* 雖也名為「報戰功」，但場和及內容上似乎不像 *Malastapang* 來得嚴肅，而顯得較輕鬆與開放。

此外，請 *tanghapu lus'an* 對部落族人 (尤其小孩) *ma'iup tangia* (吹耳朵)，以祛邪或驅趕身體上的疾病惡靈，也常是該祭儀會後重要的儀式。

在舉行射耳過程裡，如前已所述的，此「耳」是以鹿耳作為標的，若無則可以山羊耳代替。不能使用山豬或山羊等的耳朵，這是因為族人認為鹿和羌才是真正的野獸，山豬在布農族的神話傳說裡，其前世與 *Bunun* (人) 有過親緣，而山羊則為石類所化牲者，所以忌之。²⁰

Manahantia 當天，有的部落會邀請鄰近部落族人一起共享樂，但必須遵守相關的禁忌。其他也時而會有栗田拔邪祭，玩竹槍和盪鞦韆等。²¹玩竹槍是希望粟穀也能像用果子或植物所做成的子彈那樣，從竹製玩具槍裡，一顆又一顆的彈出來一般，長的多且快。也有一種說法是要嚇走在小米結穗時會偷吃小米粒的小鳥。而鞦韆越盪越高，則是希望此時成長中的小米能如鞦韆盪的高一般，快快的伸高伸長。由此可知，雖名為「射耳」祭，然從所進行的相關活動裡，仍離不開對小米成長豐收的期望。

射耳祭結束後的夜晚及其後的數個夜晚，則是 *is'aminan* (靈媒/巫師) 們及擬成為 *is'aminan* 們進行 *pistatahu* (習巫) 的重要時刻。

布農族在日常生活中的禁忌非常多，平常性的禁忌，如女性不能碰觸獵槍獵具、人不能跨越獵槍獵具、不得隨便打噴嚏、放屁、及說不好聽的話……等，在 *Manahantia* 的儀式過程中，也都是禁忌而需被遵循著。其他如女人禁止參與或

¹⁹ 〈卓溪鄉古風村 85 年度假日文化廣場布農族打耳祭活動手冊〉，花蓮卓楓國小，1996 年。

²⁰ 森丑之助，〈*Bunun* 族的祭祀文〉，原載於《蕃界》，1913 年。余萬居譯

²¹ 目前多已沒有做這些活動。

在祭場內活動，也不能一直觀看。此外男人分到的祭肉絕不能掉下來，掉下來時不能吃，需還給司祭者，吃不完的祭肉女人也不能吃。另有月事及懷孕的女人不能參加釀酒工作（胡祝賀 2007：59）。

綜言之，射耳祭的活動，在身份上，可以說是專屬於男子的活動，尤其在射耳時，是不分老幼的全體男子都會參與的活動。而婦女須待相關儀式活動結束後才能一起參與酒宴。在程序上，通常會先行 Mapatvis 的儀式。然後男子不分老少的射擊鹿耳。射完後再進去 Paliskadan 的家屋或祭場屋進行 mapatus、mapasutnul、pislahi、Malastapang 等的過程。在這當中，有幾個禁忌非常重要而不得違背的。如行 mapatus、mapasutnul、pislahi 等儀式時場內不得有女人及家禽動物；生火時必須一次就生出火苗、分肉食不能有人少或多，需公平分配；每個參與者、接領肉時不能漏接等，違犯都是極為不吉利的。上述儀式活動結束後，開始進入大家一起饗宴的時刻。

四、歲時祭儀的歌舞

從布農族詞彙裡沒有「舞蹈」這個詞，也許我們可以說布農族是沒有舞蹈的民族，最接近「跳舞」概念的詞彙，可能是 cishahainaz（一直跳躍）了，但那是一種「跳躍」的動作。也因此布農族人開始接觸並學習跳舞，就借用了日語的 uduli。晚近，有時因為展演的需求，布農族借用並創發了簡單的圍圈牽手擺動，同時腳踏地地朝順時鐘方向轉的舞步。但在 Malahtainga 的祭儀裡，幾乎是看不到諸如此類的跳舞動作，僅有在 Malastapang 過程時的激動 cishahainaz 的動作。

布農族的 Malastapang，多翻譯為「報戰功」，是射耳祭儀的酒宴中常會展現的活動。此活動通常只有男子才可以參加，所報的「戰功」是自己過去出草或跟隨出草的經驗。因此平日不隨意將自己戰績透露出來的內斂男子，此時是可以好好展現一番的機會。近代因為族人不再出草，故現在看到的報戰功多為報「狩獵」的戰功，甚至「工作上的成就」的戰功了。

布農族的歌謠，以和音為擅長，除了如一般兒歌、接龍歌之外，幾乎是「每唱必和」。在 Malahtainga 的儀式過程中，歌出現在 Pislahi 的儀式上，整個 Pislahi 的儀式，就是以歌唱進行。進行的方式是由祭司蹲著手持芒草領唱，再由其他同樣也蹲著並圍著獵具的男性參與者跟著唱同樣的詞句，並以適合自己的音域及搭配整體的音階來和音，以求 masling（歌唱的和諧）。過程中一邊專注於前方堆擺放的如槍、矛等獵具，一面唱和著呼喚 vanis（山豬）、hanvang（水鹿）、sakut（山羌）、sidi（山羊）、……等獵物的 Hanitu（靈魂）進入到槍口。

以下列出該 Pislaih 祭槍歌的歌詞之例：

領唱：malahi kata 我們來行祭獵具儀式

眾人：malahi kata 我們來行祭獵具儀式
 領唱：mama (z) busul 這些槍啊！
 眾人：mama (z) busul a 這些槍啊！
 領唱：amin a hanvanga a! 全部的鹿
 眾人：amin a hanvanga a! 全部的鹿
 領唱：amia a sidi a! 全部的山羊
 眾人：amia a sidi a! 全部的山羊
 領唱：amin a sakut a! 全部的山羌
 眾人：amin a sakut a! 全部的山羌
 領唱：amia a vanis a! 全部的山豬
 眾人：amia a vanis a! 全部的山豬
 領唱：muna busulatan! 進去槍口吧！
 眾人：muna busulatan! 進去槍口把！
 領唱：amia a sidi a! 全部的山羊
 眾人：amia a sidi a! 全部的山羊
 領唱：amin a sakut a! 全部的山羌
 眾人：amin a sakut a! 全部的山羌
 領唱：muna busulatan! 進去槍口吧！
 眾人：muna busulatan! 進去槍口吧！
 領唱：amia a vanis a! 全部的山豬
 眾人：amia a vanis a! 全部的山豬
 領唱：amia a uknav a! 全部的雲豹
 眾人：amia a uknav a! 全部的雲豹
 領唱：muna busulatan! 進去槍口吧！
 眾人：muna busulatan! 進去槍口吧！
 領唱：sizavang amin! 全部取來
 眾人：sizavang amin! 全部取來
 領唱：muna busulatan! 進去槍口吧！
 眾人：muna busulatan! 進去槍口吧！

布農族是典型的高山暨狩獵民族，狩獵是男子最基本的生活能力，狩獵活動攸關家庭、部落的生活所需，加上萬物有靈的傳統信仰，而造就出特有的祭儀性歌謠。這個儀式呼應了整體 Malahtangia 祭儀的目的之一，祈求狩獵的順利。

五、歲時祭儀的服飾

布農族的服飾，男子方面是以白色為底的無袖外敞衣，背後通常會織上菱形紋，長及臀部，並搭配 Kuling 胸衣及 Tapis 遮陰布，在過去這是很平常性的服

飾，目前大概會在重要祭典或節慶時才會穿著，在 Malahtainga 時也不例外。另有一種是以黑、藍色為底的長袖上衣，這是冬天天氣較寒冷時才會穿著的，這種服飾在南部及台東的布農族較常會看到。女子的服飾則以漢式的形式為主，藍、黑色為主色，在胸前斜織色鮮圖豔的織紋，裙子亦以藍、黑色為主。另外，皮衣、皮帽也是布農男子主要的服飾，但這是在狩獵時才比較會穿著。



圖 肆-1 射耳祭儀活動中的男子與女子服飾
(海樹兒攝，石平部落射耳祭，2021.5.1)

六、引用書目

森丑之助，〈Bunun 族的祭祀文〉，原載於《蕃界》，1913 年。余萬居譯
海樹兒·爻刺拉菲〈布農族的歲時祭儀〉《台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
(台北：行政院原民會文化園區管理局，2012 年)
臺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 武
崙族前篇》第六冊(臺北：中研院民族所，2008 (1919))
花蓮卓楓國小，〈卓溪鄉古風村 85 年度假日文化廣場布農族打耳祭活動手
冊〉，花蓮卓楓國小，1996 年。
海樹兒·爻刺拉菲，〈布農族傳統的 malahtangia (射耳祭) —從祭事板曆及
《蕃族調查報告書 武崙族前篇》來探〉，2021.8 月底，尚未刊稿。

七、建議閱讀書單：

田哲益

1992《臺灣布農族的生命祭儀》。台原出版社。

2019《布農族傳統文化誌》。晨星出版社。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原臺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原 2008《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馬淵東一（余萬居譯）1936〈ブヌン族の祭と曆〉《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三卷]。東京：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

海樹兒·爻刺拉菲

2006〈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住民委員會

2012〈布農族的歲時祭儀〉《台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原民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2013〈傳說與月亮的約定：布農族祭事曆 Islulusan〉，收錄於《原住民族文獻》第十四期。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森丑之助（余萬居譯）1913〈ブヌンの祭祀〉，《蕃界》。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機構內生蕃研究會。

臺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1915《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